

散文 佳作 李修慧

個人簡介：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創作組碩士班二年級

李修慧，台大中文系畢業，目前就讀東華大學華文所。曾獲鍾肇政文學獎小說副獎、新北文學獎、後山文學獎新詩獎。評論與報導是賺錢的方式；散文是愛；寫詩、聽 Sabrina Claudio 都是為了追求美與自由的平衡點。

我們練習著性別平等的生活

此刻我坐在他的位子上思考，在這小小套房中，用兩座開放式書櫃充作屏風、分隔出來的、更窄的斗室。他在這安放了一張帶輪子、能移動、像是隨時準備要離開的桌子，以及一張椅子，坐下來面對書櫃像面對一堵有縫的牆。

我思考，當他從自己的論文或書籍中抬起頭來，想要稍微休息、讓思緒放鬆時，我是如何，像一隻雷龍，以整個房間為度，大聲的來回走動，從落地窗的那側，走到門口的那側，再走回來，我一邊背誦書頁上的文字，腳底的拖鞋一邊打出啪啪啪的節奏。我對知識的焦慮，透過聲音膨脹到整間房，戳進他的耳，像一隻雷龍搖擺牠巨大的尾巴，光是行走，就能毀掉人間的都城。他思路被切成丁，在房間的空氣裡飄盪，窄仄的套房，於是更沉悶了一點。

防疫的這兩個月，我在他眼中或許就是這樣的存在。

疫情擴張前，我們維持著遠距關係，他在西部讀書，我到東部念研究所，每個週末，我們輪流移動，繞過島嶼叢生的山稜與曲折海岸，到對方所在的地方，共度一個週末，週日晚上再回到自己的城市。

然而疫情突然來到，正如它在前年迅即的傳播到全世界，它也逼迫政府在一個週末內，迅即的頒布禁令，火車班次減少，課堂改為視訊。他住的城市因為人口稠密，成為病毒與恐慌的溫床。而那時，他正一如既往，來到我這，本來只打算待一個週末，卻直接被延展成兩個月。

我們的關係，也從橫跨半個台灣的開闊，被高速地壓縮到只有八坪的套房，那原本是我自給自足的宇宙，一切家具器物存在的規則，都以我為核心：一間衛浴、一張床，連馬克杯都只有一隻。

我們被迫同居。

一開始我有點興奮，我曾幻想，依據我們都認同的價值，兩人能平分家務，互相支持並包容彼此的情緒。他也相信我們可以辦到，即便這樣性別平等的生活，在我們身邊的前輩親戚中，暫時找不到成功的範例。

但共同起居的挑戰，遠比平等生活更困難。我的興奮很快就被一種模糊的壓抑取代。

首先是睡眠，過去他已經往返過好幾個週末，我們雖然花了半年，改動燈光、枕頭，用我的淺眠適應他的鼾睡。但他與我共擠同張床的第三天，我的夢開始自動斷尾，凌晨四點才著陸的睡眠，早上八點就會轉醒。那時正是期末，我繭於學術，日夜用全副身心詰辨文學與詞義，當時我想，反正寫論文，哪個人不失眠。但當學期結束、壓力驟減，那被晨光劫走的夢依然沒有回來。常常我與他同樣浸泡在太平洋的朝霞中入眠，我卻能在四個小時後，再次面對早晨斜射的陽光。我們嘗試過調整冷氣、棉被、拉上窗簾、早點就寢，沒有一個方法能接回我早夭的睡眠。

清晨，我常常屈身在書桌前，恍惚地閱讀，聽著桌旁烤箱發出平穩的聲響，一人份的冷凍麵包蹲在裡面，與我一起憂鬱地發汗。而他往往在日正當中醒來，睡足我夢寐以求的時數，我為他烤今日第二份早餐。

相較於我崩塌的夢，他失去的則是起居的自由。

如果說傳統是「婦嫁從夫」，這段時間他的確過著「從婦」的生活，不同於我擁有整個房間，他能自行擺放物品、建立個人秩序的空間，僅有一張網購送來的小桌，及一個他帶來的背包。

即使是在我最無法施展身手的地方——我們用三層櫃、快煮鍋堆砌出的迷你廚房——即使我只會洗米、而他能做出油蔥醉雞，但那吧台上的每張鍋、每個碗、每顆麵包屑，還是依著我的引力運轉：冰箱必須貼上有效期限的小紙條、木櫃上不能有水漬因此不能放水瓶，用畢的鍋子必須放入下排第二格櫃子、掛在牆上的第一條抹布用來擦餐盤、第二條才能擦桌子。

為求公平，我們分別負責做菜與洗碗，但自從他聽過我對整個

廚房無形的擺放規定，他做飯總是戰戰兢兢。

一天，我抱怨自己指腹皺起，我以前較常外食，但如今他幾乎天天做菜，洗碗精讓我的手指變得敏感。他更加一絲不苟，先是到超市買了雙矽膠手套，接著做飯時，裝過蛋汁的碗拿來裝湯，能用小電鍋蒸的絕不用大湯鍋煮，就怕我再抱怨一次。我們將這些體貼詮釋為平等生活的體現，兩人都沒有發現，其中隱含了一種刺向內裡的傷害。

那時房內，已經出現一種隆冬的滯重感，我們像共擠牢房的獄友，一個鼻息也能驚動對方。更末節的端倪或許是，每當我對他撒嬌，他總盯著手機，應付的摸兩下我的頭，就馬上潛回螢幕裡。其他端倪或許是他不再與我分享今日所獲，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一無所獲，還是不願訴說。

這樣的壓抑近似於感情將盡的前兆，這令我感到害怕。為此，我甚至擅作主張，挪動房裡兩座一百五十公分高的書櫃，擺成直角，再加上一側的牆壁，形成一個U字型的隘口。我移動他的小桌，擺在U的底部。讓他能至少面對一堵牆，至少當我又下意識地想打擾他，這張擋住他的書櫃能提醒我等一等、緩一緩。

我也多次詢問，要不要清出一格衣櫃給你？要不要挪出一座書櫃給你？你想不想更動廚房的擺設？我也知道我必須適時出門採買，給彼此必要的隱私。我知道，如果這是我們兩人共居的地方，那一切行走坐臥的規則都必須由我們一起協商完成，不得專制。

但每一次，他都輕巧的回答：「不用啊。」或許遷就與體貼本就是一體兩面，而他一直都太體貼。

直到有一天，那持續向內延伸的遷就之刃，終於從他的另一面刺穿而出。

那日傍晚，我們約定好十點一起看影集，那是我們從期末以來建立的習慣，完成今日的代辦後，以二十分鐘的短影片稍作休息。但當天是我工作的截稿期，越接近交稿時間，我的自制力就越渙散，整個晚上，我興致勃勃的滑動臉書、IG，面對文稿時卻如一隻盲蟻，半個字打不出來，直到我完成工作，已經過了凌晨十二點。

這是個太小的衝突，太微不足道，但卻是刺穿他木訥外表的，

最後一根稻草。他說不想看影集了，想洗澡。我們一起走進浴室，脫掉衣服，冷水轉成了熱水，直到整室氤氳，他都沒說一句話。我問他怎麼了，他才終於發怒。

那是兩個月來，從他那窄小的桌子、擁擠的書包、U字型煙囪般逼仄的生活中，悶燒而出的憤怒。

他指責我只在乎自己的工作，視他的時間為無物，而我無可回應，他從不是擅於吵架的人，我知道他想說的不只這些。我像平常一樣，替他抹上肥皂，先是胸膛、肚腹，然後讓他轉半身，洗刷右手，從手臂到手掌，然後悶汗的腋下。他的指責有點零落，散在蒸汽裡，聽起來暈暈的，但從他身上那些細小的泡沫裡，我看到每一回，我打開衣櫃時，櫃門總是撞到他的椅背。我說要去採買新家具，他收拾鑰匙馬上起身。我想起在他我抱怨後，隔天就帶回一雙新手套。

接著他轉半身，我一邊幫他搓背部，一邊施加壓力，讓他筋骨可以稍微舒緩。就是用同一副身體，他倒了垃圾、煮了好幾道我許願的菜。我洗碗時他總是在洗手台旁候著，像個侍從，等著接我洗好的碗盤，但每天傍晚，當我因為前一夜的失眠而累癱，他總是一個人，在廁所洗手台與廚房間來回，一個人醃肉、一個人洗菜、一個人照顧兩、三鍋滾水。

我蹲下，洗刷他的下半身，他的大腿結實，我像刷洗一根石柱，為了好讓我刷洗，他一隻腳尖向前墊起，但那姿勢看起來像是尊倨傲的神像，我感覺自己像個罪婦，用充滿細紋的、人間的、庶民的手，刷洗一座神界的雕塑。從大腿，到小腿，接著雙手觸地，在腳趾一根一根抹上泡沫。

他終於被掙淨，當我再度站起，我看見他臉上有從眼尾延伸出的水痕。

——我一直覺得我介入了你的生活，所以必須為你的情緒負責。

——謝謝你，但這不是我的生活，是我們一起的。

當夜我仍然失眠，隔天我仍在傍晚癱倒床上，恍惚間，我感覺大燈被關掉，我睜眼，室內只剩玄關的黃燈，我提醒他要開桌燈，

他應了聲好，桌前的 LED 燈凝來另一道軟軟的光。快入睡時，我在垃圾袋的摩擦聲、開關門的聲響中稍稍醒來，又淺眠地睡去，我們的垃圾車從不準時，當他提著回收籃進門時，我又轉醒。

再次醒時，嗅覺先行清明，滿室都是好聞的藥膳味，我微微張眼，看見他穿著白 T 恤，委身我們充作廚房的三層櫃間做晚飯——那僅容一人通過，在小套房勉強隔出的小走道，對於高我一個頭的他來說，似乎真的小了點——粉紅色的快煮鍋被拿出來，漫出咕嚕咕嚕的聲響，我想起好夢裡的食物、未竟的冒險，翻個身抱住厚棉被，又睡去。

再醒來時是他的臉，離我很近，或許坐在床沿，「可以吃飯了」，我可能唏哩呼嚕回了些什麼，又睡著。等他第二次來喚我，我終於睡飽，「跟你說我剛才做了一個夢」，他一邊應聲一邊按開大燈，等我坐到桌前，左手的垃圾桶和回收籃已經換上新的垃圾袋，右手邊的吧台區，白飯悶在電鍋裡，快煮鍋中溫著湯兩人份的湯，傳來好聞的味道，我分不出來，他一邊擺上湯匙一邊說：「花生豬腳，妳昨天睡前說想吃。」

=====

評語

劉梓潔老師：

疫情嚴峻時期，被迫同居在逼仄套房的我與他，因生活習慣不同，即使靠近也難親密。作者展現淋漓盡致的空間書寫，擺設、水溫、味覺，與套牢、逼迫、壓縮的關係緊密交織，不容旋身，沒有出口。